

周書

一
函
六
冊

新平

如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慄

劉璠

子祥

柳霞

子靖 莊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

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眾東下以撫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迴總眾討之及迴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迴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迴圍之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迴所破語在迴傳撫遂請降迴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其迴升壇歆血立

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
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
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擢亦預焉尋
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
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擢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
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
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擢
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
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
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畱兩載詔雖
弗許甚嘉美之及擢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擢與唐瑾元偉王
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擢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

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坐衣御
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
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坐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
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隍督察空妨能官方
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
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
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
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
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
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
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
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畱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行於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搗已降仍從搗入朝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卽以世怡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監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肅撫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俱降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
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
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
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
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
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
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
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
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
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怠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
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
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

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亾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
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
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
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
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
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圓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
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
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
弑大圓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圓歸建康時旣喪亂之後無所依
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

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
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
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卽日曉諭兩兄相繼
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
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恆以讀詩禮
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
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開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
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
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
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

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旣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窗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畱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泉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窗以
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
侍兒三五可充絃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
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羔
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
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
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
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
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
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
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
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迺友迺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

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適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亾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

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
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
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
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卽
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
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懔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
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
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
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懔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
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桺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
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謀誠深
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

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
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
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
宗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
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
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
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
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
兆杜鶚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
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

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
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
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
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
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
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
樂隨牒平進會宣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
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
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
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
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
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

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畱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